

折獄龜鑑

一



折變價值一



五

折獄龜鑑

一

鄭克撰

中華書局

折獄龜鑑

二

鄭克撰

中華書局

此據墨海金壺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折獄龜鑑

原序

天開元會。一統同文。宜春舊有書版。鐫於郡齋。其在金日。蒐放失。補殘斷。莫先焉。至元辛巳仲秋。府尹張公國紀發其藏。歸校官。若春秋分記。紫陽四書。昌黎文。黃陳詩註。折獄龜鑑。廉吏傳。併有先儒講義。泊南陽活人書。與局方醫書。咸切於用。而滅裂亡完者。越半載。同知郝公居正來莅郡事。以敦化善俗爲己任。顧命刊補。於是悉備。文學掾趙君炆石書來諗予。因惟聖賢託憲言貽後人。所以共天命。樹民彝也。善鍍以廣其傳。此良師帥職分所在。曷厄於時。多有缺帙。易曰。湯武革命。順天應人。此邦之人。蠲讖事理。金城夾附。未嘗有烽火之警。眈他路貯書。宜如舊。奈何脫落無善本。殆不可曉。幸而今之從政者。作興斯文。獨劬精而成之。繼今共學之士。相與勗勵。養根竣實。加膏希光。毋敝口耳。以負初意。至元元默敦牂。夏五汎蒞日。奉訓大夫湖南道儒學提舉陵陽虞應龍序。

折獄龜鑑提要

折獄龜鑑八卷。宋鄭克撰。是書宋志作二十卷。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俱題作決獄龜鑑。蓋一書而異名者也。大旨以五代和凝疑獄集。及其子幪所續。均尙未詳盡。因採綴舊文。補苴其闕。分二十門。其間論斷。雖意主尙德。緩刑。而時或偏主於寬。未能悉協中道。所輯故實。務求廣博。多有出于正史之外者。而亦或兼收瑣細。未免猥雜。然究悉物情。用廣見聞。而資觸發。較和氏父子之書。特爲賅備。晁公武讀書志稱其依劉向晏子春秋。舉其綱要。爲之目錄。體例井然。亦可謂有條不紊者也。書錄解題載其目。凡二百七十六條。三百九十五事。今世所傳鈐本。祇存五門。餘皆散佚。惟永樂大典所載。尙爲全書。而已經合併連書。二十卷之界限。不復可考。謹詳加校訂。析爲八卷。卷數雖減于舊。其文則無所缺失也。

折獄龜鑑卷一

宋 鄭克撰

釋冤上

孫登

吳太子孫登嘗乘馬出有彈圓按吳志圖作丸二字古通用過左右求之適見一人操彈佩圓咸以爲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捶之登不聽使求過圓比之非類乃見釋志本傳

按人之負冤多因疑似聽者不能審謹忿然作威遂至枉濫此事雖小可以喻大故首著焉

曹攄

于公孟嘗二事附錄中案此一章原本缺去

晉曹攄爲臨淄令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慙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爲考鞠婦不勝苦楚乃自誣獄當決適值攄到知其有冤更加辨究具得情實時稱其明出晉書本傳

前漢于公爲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

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咎備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家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孰。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出前漢書于定國傳。于公乃定國父也。後漢上虞有寡婦養姑至孝。姑以壽終。而夫女弟先懷嫌恨。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酖其母。官吏不察。戶曹史孟嘗言於太守。亦不爲理。遂以冤死。郡中連旱二年。出後漢書本傳。此兩事舊集並不載。臨淄寡婦若不遇曹攄。則與東海上虞無以異矣。惟鑒彼負冤之可戒。乃顯此釋冤之足尙。故附著之。

苻融

前秦苻融爲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可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疑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否。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返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之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於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燥。寤而心悸。竊以爲不祥。還之夜。夢如初。問之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爲具沐。夜役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爲水。離爲馬。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爲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下坎上。旣濟。文王遇之。囚羑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揜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舊出晉載記本傳。夢辭煩刪取其要。

按古之察獄亦多術矣。卜筮怪異皆盡心焉。至誠哀矜必獲冥助。是以馮昌之罪具服而董豐之寃得釋也。馮之馬邊非水乃火也。昌之日下非日乃曰也。符融以意言其事遂驗。此周宣所謂神靈動君使言者也。豈非至誠哀矜而然歟。占夢事又見察獄門案此第

辛祥

法苑珠林卷五唐肅宗時孫昌言凡一十三事附

後魏辛祥爲并州平北府司馬。有白壁還兵藥道顯被誣爲賊。官屬咸疑之。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

色。其此之謂乎。苦執申之。月餘別獲真賊。祥終於安定王變征虜府長史。

出北史辛祥先傳祥其孫也舊集不載

按後漢法雄爲青州刺史。每行部錄囚徒。察其顏色。多得情僞。蓋察獄之術有三。曰色。曰辭。曰情。此其以色察之者也。若辭與情頗有冤枉。而迹其狀稍涉疑似。豈可遽以爲實哉。苦執申之。理亦應爾。後十

二事是也。故附見之云。

魏丕初從周世宗鎮澶淵。奏授司法參軍。時有強盜五人。獄具。將伏法。丕疑其寃。囚緩刑而察之。不數日。本盜就擒。五人獲免。後事本朝。終於左驍衛將軍。信都郡王德彝雍熙中判沂州。儒生乙恕郊居肆業。一旦有橫尸在舍側。邏者見之。捕恕送官。獄具。將伏法。德彝疑其寃。命別司鞫問。亦如之。固令緩刑以俟。未幾果獲賊。恕乃得釋。薛奎參政爲隰州軍事。推官時有民常聚博僧舍。一日盜殺寺奴。取財去。而博者四人適至。啓戶。灑血污衣。遽驚走。邏者因捕送官。考訊引伏。奎獨疑之。請緩其獄。後數日果得殺人者。唐肅待制爲秦州司理參軍。時有商人夜宿逆旅。而同宿者殺人亡。其旦起視之。血污

其衣爲吏所執不能辨明遂自誣服肅爲白其寃而知州馬知節趣令具獄肅固持不可後數日得真殺人者就辟本州觀察推官杜衍丞相作河東提刑時上黨民有繼母爲人所殺或告民殺之不勝楚掠遂自誣服獄既具衍疑非實未論決間果得真殺人者已上六事並見本傳孫沔副樞爲趙州司理參軍時盜發屬縣爲捕者所迫乃棄其刀并所盜贓於民家後卽其家得會飲者十六人適如其數捕繫縣獄掠使服罪法皆當死以其獄上沔疑其枉而留訊之州將怒然終不敢決未幾得真盜州將反喜謂沔曰微子吾得自脫耶見王珪丞相所撰墓誌凡本朝公卿事惟載於國史本傳者稱名若墓誌行狀禮刑手詔則於姚仲孫龍學爲許州司理參軍時民有被盜者其妻言里胥常賄賂於夫不與而怨之此必盜也乃捕繫獄將傳以死而仲孫疑之知州王嗣宗曰若保非盜耶然亦不敢遽決後數日果得真盜嗣宗復喜曰察獄當如是也改資州轉運使徽往富順監按疑獄全活者數十人程坦國博爲郢州司戶參軍時民有執盜者三人法當死州趣獄上坦疑其自誣輒留更訊之後果得真盜自是雖他州疑獄監司必屬坦平決子戡爲宣徽南院使贈太師見王珪丞相所撰墓誌孫廉觀察初隸親事官後以慈州刺史知滄州有劫盜獄旣成廉疑之謂僚屬曰我武人也獄辭固非吾事然試召某鄰里詢其行止皆曰此平日跼弛不事今以爲盜則非也數日果得真盜降詔獎諭斬宗說館使初以蔭補三班奉職監滄州鹽山務嘗攝縣事有繫囚坐殺人法當死者宗說疑之會囚言母年九十病且言願得一別母而死宗說惻然釋縛令人與俱至其家旣而更獲真殺人者劉緯大卿知邢州屬邑有卒死

於林中捕盜者從旁得一人俾償死。緯疑不實。明日得死卒戍所移文。乃二人共竄。亟令追獲其一同竄者。考之果服。宋昌言大監知澤州時有大辟獄具。昌言疑其冤。持之不決。果獲真盜。已上四事並見本傳右十二事皆以其辭與情察之者也。若斬宗說釋死囚縛使別其母。非知其冤而然也。但以囚有念母之心而憫之耳。冤狀卒明。出於邂逅。是亦至誠哀矜之效也。其餘審謹不敢遽決。亦因詳緩。每獲辨釋。蓋寧可淹繫以求其實。毋或濫刑以陷於冤。庶協舜典欽恤之義也。易曰。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此之謂歟。

李崇

李崇爲河東太守。有定州流入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爲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楊氏。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饑渴之意。慶賓又誣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詣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款引。獄將決。竟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僞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住在北州。去此三百。按晉書本傳無此二字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話。疑其有異。便即詰問。迹其由緒。按晉書本傳無此四字乃云是流兵背役逃走。按此二字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賓。今住揚州相國城內。嫂姓徐。君脫矜慙。爲往報告。見申委曲。家兄聞之。必重相報。所有資財。當不愛惜。按晉書無所有資財不愛惜八字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造。指申此意。君欲見顧。幾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慨然失色。求其少停。當備財

物。此人具以告崇。崇攝慶賓問曰。爾弟逃亡。何故妄認他尸。慶賓伏引。更問蓋等。乃云自誣。數日之間。思安亦爲人縛送。崇召女巫視之。鞭笞一百。崇斷獄精審。皆此類也。按此章標題祇載李崇一事。原本此下又載柳慶二事於體例不符。考柳慶前一事見後第九章。後一事見後諸賊門。此蓋誤載。今刪去。

按此亦察其面之色。款之辭。事之情。而疑其誣服者也。但用誣鉤。愿以驗誣。告爲異耳。然所以給而驗之者。欲釋誣服之冤也。故列於此焉。給。給兵事。又見辨誣門。實弟事。又見鉤愿門。鞭巫事。又見惡惡門。

司馬悅

後魏司馬悅爲豫州刺史。有上蔡董毛奴。齋錢五千。死於道路。或疑張堤行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楚掠。自誣言殺。悅疑不實。引毛奴兄靈之問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曾得何物。答曰。得一刀鞘。悅取刀鞘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爲也。乃召州內刀匠示之。有郭門者言此刀鞘其手所作。去歲賣與鄰人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具服。靈之又於及祖身上認得毛奴所服皁襦。遂釋張堤。出北史司馬悅傳。不載。

按悅所以能使及祖服罪者。雖有智算。亦偶然耳。向若賊不遺刀鞘。或鞘非州內刀匠所作。何從知及祖爲賊耶。其可稱者。哀矜審謹。合於中孚。議獄緩死之義。故卒能獲賊以釋冤也。認鞘事。又見諸賊門。

宋世良

後魏宋世良爲清河太守。時陽平郡移掩盜賊三十餘人。世良訊其情狀。惟送十二人。餘皆放之。陽平太守怒曰。輒放吾賊。及推問。送者皆實。放者皆非。始歎服焉。出北史宋隱傳。世良其族曾孫也。舊集不載。

按他郡移掩劫盜。雖或誣引。咎不在我。據名縛送。斯亦可矣。世良乃復訊其情狀。實者送之。非者放之。是哀矜審謹之至也。傳言齊天保初大赦。世良郡無一囚。率郡吏拜詔而已。此其效歟。

蘇瓊

北齊蘇瓊爲文襄儀同府刑獄參軍。并州嘗有強盜。推其事者所疑賊徒。並已考伏。失物家亦識認。惟不獲盜賊。付瓊窮審。乃別推得元景融等十餘人。并獲賊驗。文襄語前妄引者曰。爾輩不遇我好參軍。幾致枉死。出北史本傳舊集不載

按瓊推盜之術。固有可稱。然君子所貴者。不在覈姦而在釋冤也。

柳慶

後周柳慶。初仕後魏爲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都交易。寄人停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而失之。謂是主人所竊。詣縣訊問。主人遂自誣服。慶聞而疑之。乃召問賈人曰。卿鑰常置何處。對曰。常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曰。人同飲乎。曰。向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主人特以痛自誣。非盜也。彼沙門乃真盜耳。卽遣吏逮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之金。舊出北史

柳虬傳慶其弟也

按緘閉不異而失其金。則盜非遠。故疑主人。慶察其色。其辭其情。而知主人誣服矣。故問其管鑰所在。同宿同飲者誰。沙門無故與賈酣宴。不一而足。果何意哉。此必伺隙爲盜也。醉而晝寢。彼乃得便。其金

於是失之沙門非盜而何。慶之明察亦可稱矣。用以釋冤尤爲美也。問飲事又見盜門

韋鼎蕭懷武附

隋韋鼎爲光州刺史。有人客遊通主家妾及其還去。妾盜珍物於夜逃亡。尋於草中爲人所殺。主家知客與妾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鞠問具得姦狀。因斷客死。獄成上州。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不殺也。乃某寺僧給妾盜物。令奴殺之。賊在某處。卽放此客。遣人掩僧并獲贓物。自是部內肅然。道無拾遺。出南史韋鼎傳

載不

按鼎所以知者。能廣耳目以察姦隱也。苟不如是。則無以釋疑似之冤矣。夫治民之有耳目也。猶用兵之有間諜也。兵法云。非聖智不能用間。非微密者不能得間之實。廣耳目察姦隱亦猶是也。不然。則所使察姦隱者。或反爲姦隱矣。王蜀時有蕭懷武主尋事團。乃軍巡之職也。所管百餘人。每人各養私名十餘輩。或聚或散。人莫能別。呼之曰狗。深坊曲巷。馬鑿酒保。乞丐傭作。販賣童兒。皆有其徒。民間偶語無不知者。或在州郡及勳貴家。掌庖看廐。御車執樂。公私動靜。卽時聞達。於是人心恐懼自疑。肘腋悉其狗也。懷武殺人不可勝數。冤枉之聲滿於內外。郭崇韜入蜀。乃族誅之。見成都古今記是使察姦隱而反爲姦隱者也。豈能資耳目之用。釋疑似之冤乎。鼎異於此。故可稱也。

蔣常韓思彥附

唐貞觀中。衛州版橋店主張逖妻歸寧。有魏州三衛楊正等三人投店宿。五更早發。是夜有人取其刀殺

逃。卻納鞘中。正等不覺。至曉。店入追及。刀血狼籍。收禁考掠。遂自誣服。太宗疑之。差御史蔣常覆推。常至。追店人十五以上。皆集。人數不足。因俱放散。獨留一嫗。年八十餘。晚乃令出。密遣獄典覘之。曰。有人共話。卽記姓名。果有一人。問嫗使人作何推勘。前後三日。並是此人。捕獲詰問。具服與逃妻姦殺逃有實跡。正等乃釋。舊不著出處。當是唐人小說所載。今亡其本耳。餘類此者同。

按李崇用。謫鉤慝。蔣常用。謫察賊。而皆能釋冤。斯無惡於謫也。留嫗事又見謫賊門。又唐韓思彥。使并州。有賊殺人。主名不立。醉者懷刀血汗。訊掠已服。思彥疑之。晨集童兒數百。暮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問者乎。皆曰有之。乃物色追訊。遂擒真盜。見唐書本傳。按此亦用謫獲賊而冤乃釋。但不若常獨留一嫗密覘問者爲精審耳。故特附見之也。

裴懷古

唐裴懷古爲監察御史。時真定有浮屠。按新唐書本傳作恆州浮屠。爲其徒誣告祝詛不道。武后怒。命按誅之。懷古得其枉。爲后申析。不聽。懷古因曰。陛下法與天下畫一。豈使臣殺無辜以希盛旨哉。卽其人有不臣狀。臣何情寬之。后意解。得不誅。見唐書本傳。舊集不載。

按懷古當酷吏深文之時。獨能申析誣枉。抗辭執法。始終不撓。其徐有功之流亞歟。

李元素

唐李元素爲御史。時東都留守杜亞。惡大將令狐運。會盜劫輸絹於洛北。運適與其下敗近郊。亞疑而訊。

之幕府按鞫無狀。更以愛將武金掠服之。詔監察御史楊寧覆驗。事皆不讐。亞勘寧罔上。寧抵罪。傳致周內之。若不可翻者。德宗信不疑。詔元素與刑部員外郎崔從質、大理司直盧士瞻馳按之。亞迎以獄告元素。徐察其冤。悉縱所囚以還。亞大驚。復劾元素失有罪。比元素還。帝已怒。奏獄未畢。帝曰。出。元素曰。臣言有所未盡。帝曰。第去。元素曰。臣以御史按獄。知冤不得盡辭。是無容復見陛下。帝意解。卽道運冤狀。帝感寤曰。非卿孰能辨之。然運猶以擅捕人得罪。流歸州。武金流建州。後歲餘。齊杭得盜。繇是天下重之。遷給事中。出唐書本傳

按運之冤。初按鞫無狀。後覆驗不讐。雖傳致周內之。若不可翻者。亦非難辨也。但帝怒斥令出。又云去。元素不懌。辭不撓。卒辨其冤。而帝亦寤。斯爲難能耳。語曰。仁者必有勇。此其所以能釋冤也。

柳渾

唐江西觀察使魏少游表柳渾爲判官。州僧有夜飲火其廬者。歸罪瘖奴。軍候受財不詰。獄具。渾與其僚崔祐甫白奴冤。少游趣訊僧。僧首服。因厚謝二人。見唐書柳渾傳

按僧飲酒失火二罪俱發。而謂失火者瘖奴耳。且掩其飲酒之迹也。若非軍候受財不詰。則此獄豈難辨乎。渾與祐甫一代英賢。而白其冤。少游能聽用之。故趣訊僧云。斯亦可稱也。

袁滋

唐李勉鎮鳳翔。有屬邑耕夫得馬蹄金一甕。送縣。爲令者慮公藏主守不謹而竄之私室。翼日開視之。則